



門中武
卷
7

天保癸卯鐫

傷寒論述義

存誠藥室叢書



傷寒論述義題辭
從來注傷寒家。概是想象懸擬。各師私見。竟無定論。於是先教論治。搜諸家。衡別是非。著有輯義一書。仍惜繕次。僅就閒欠細辨。元堅童時嘗受講授。柰質鈍不能詳記。及至弱冠。日取輯義讀之。每遇疑竇。念趨庭之無期。未嘗不為之歔歔嗚咽也。遂乃遵奉遺訓。就至平至易之處。涵泳玩繹者。益亦有年矣。以為前輩有類證。有類治。有類方。未有求病情病機。能加剖判者。故微言大義。往往湮鬱而不明焉。仍不自揣。疏

傷寒論述義

存誠藥室叢書

傷寒論述義目錄
其要通其異。述爲五卷。以擴充輯義之餘意。陰陽之略。兼變之殊。參互攷究。具爲條析。而更設答問數則。以辨其大例。附之卷末。竊恐猶是不過於想象懸擬已。然言必審徵體驗之。諸無稽之說。斷斷乎所不屑爲。則較之浮辭高談。急于誇張者。或切于日用之際。歟。因憶先友有軒邨寧熙字世緝者。才敏苦學。深用力此經。多所濬發。亦有志注解。約相與商榷。且序其書。今拙著卸橐。其人已謝。惋歎之餘。遂併書此。
文政丁亥嘉平月丹波元堅纂

傷寒論述義目錄

卷第一

敘述

陰陽總述

卷第二

述太陽病

述少陽病

述陽明病

述太陰病

傷寒論述義目錄

子成藥室後書

述少陰病

述厥陰病

卷第三

述合病併病

述溫病風溫

卷第四

述壞病

述兼變諸證

虛乏

熱鬱

飲邪搏聚

飲邪併結

血熱瘀血

熱入血室

風溼

溼熱寒溼

卷第五

述霍亂

述差後勞復

附答問

傷寒論述義目錄 終

天保戊戌歲審正癸卯歲開雕

傷寒論述義卷第一

丹波元堅 學

敘述

傷寒論一部。全是性命之書。所以使學者見病知源。是以深切而著明。平易而直達。誠匪有牽紐艱隱之故者也。蓋仲景之旨。先辨定其病。辨病之法。在察脈證。故必就脈證。以定其病。而後治法有由設焉。所謂病者何也。三陽三陰是也。熱為陽。寒為陰。而表裏虛實。互有不同。則六者之分。於是立焉。所謂脈者何也。

其位寸口關上尺中趺陽其體浮沈遲數緊緩滑瀼之類是也證者何也發熱惡寒讖語腹滿下利厥冷之類是也脈有常變證有真假故脈證並示而病之

情機盡焉

脈有常變詳論于卷末答問中病情字素問多見如形之疾病莫知其情類情之言

猶性蓋病之寒熱虛實皆謂之情也病機字見本草經曰欲療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機蓋邪之進退消長勢之緩急劇易皆謂之機也程氏以病人之苦喜指為病情柯氏論翼又論病有名證情機之別並與此

異所謂治者何也汗下涼溫及刺灸之法是也六病之中自有緩急劇易之不等故方亦有大小緊慢之不同以相對治加之人不能無宿恙相得醫或誤

措以致變逆者凡皆隨其脈證而備之治法其深切而著明平易而直達固既如是始非有艱隱難知者也雖然其書實三代之遺是以言高而旨邃苟不通其義例則未免乎盲者之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蓋嘗論之取之岐扁變而通之此名稱之例也自熱而寒自表而裏自實而虛此篇第之例也六病各有提綱而次以細目又次以本病來路傳變證候及誤逆諸態疑似各病或舉其正而承以其奇或說其輕而續以其重有法有案有戒有論參互錯綜縷分條析

此章次之例也。語有主客。辭有詳略。或數條相參。而其義始悉。或一章之中。文互照對。證以方省。方以證略。有理趣明白。不假複述者。有事緒絲雜。須人引伸者。此辭句之例也。四者之例。極為謹嚴。而俱是莫不深意所存矣。今不憚舛陋。本于輯義之著。按諸四者之例。推究病之情機。以述其大要。始陰陽總述。終差後勞復脈證治法。具為辨析。顧猶未免注家更定之氣習。然不分其派。無由以達其源。不疏其類。無由以認其別。故務去拘鑿之談。敢從坦明之說。庶通其可

通。疑其可疑。尚以擴充家庭之遺教。闡揚性命上之神理矣。後之讀者。或由此入手。其於臨病處療之方。

未必無小補云。

是書之作。以辨全經大義為主。故每病每證。不必具列各章。特舉其梗概。

以俟入隅反。蓋敘大綱。則用大書。而其所以為說。及援據諸說。則夾注其下。要旨不過於述輯義之餘意。則輯義既載者。亦不復錄出。如撰述之例。更有三端。一發輯義之覆輯義。固主慎重。故於情機傳變之委。前人說不具者。大抵缺而不論。今鑽研經旨。覈核事理。略加辨訂。以為紹續。一酌諸家之中。輯義所引諸說。或一條而異。同兼臚。或數條而前後異。其義今則參互涵泳。歸之於畫一。一補輯義之遺。前輩確說。及諸家擴充經旨者。或有漏落。略取附之。唯拙著別有傷寒廣要。故彼之所採入。茲不復贅。要之仲景之書。理無不該。學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此輯義之著。亦所以不厭廣蒐。今斯書。則僅述一隅。所見特隘。然

既博矣。從而約之。固亦為學之方。覽者幸恕。僭越之罪。而可也。○按諸注家。如尤怡傷寒論貫珠集。黃元御傷寒懸解。長沙藥解。俱出于先教諭下。在之後。尤書穩實。間有發明。黃書僻謬。殊少可取。又近世有熊壽試集注。又郭雅傷寒補論。輯義從汪氏轉引。而近日有吳翰新齋本。今亦採入。至如皇國注家。則指不暇。僕輯義一概不引。嫌蕪雜也。愚亦甚厭讀。姑取一二部。略摘錄之。已。○郭氏曰。問云。傷寒何以謂之卒病。雅云。無是說也。仲景敘論云。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而標其目者。誤書為卒病。後學因之。乃謂六七日。日生。或人。故謂之卒病。此說非也。古之傳書。怠墮者。因於字畫多。省偏旁。書字。或合二字為一。故書雜為卒。或再省為卒。今書卒病。則雜病字也。漢劉向校中祕書。有以趙為肖。以齊為立之說。皆從省文。而至於此。與雜病之書。卒病無以異。今存傷寒論十卷。雜病論。引養生要集。有高平王熙叔和曰。語據此。叔和名熙。以字行也。先友山本讓嘗有此說。實為前人

之所未言及。仍附括之。

陰陽總述

蓋欲明仲景陰陽之義。必先審素問熱論之旨。三陽三陰之目所由出也。夫三陽三陰之目。雖取之於彼。而其義則自有不同矣。故學者胸次必先了然于此。而始可讀仲景書耳。攷熱論。黃帝以熱病起問。而岐伯對以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是言人真傷於寒氣。而陽氣怫結。因為熱證也。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脊痛云云。是據經絡為分。以為三陽經

循外。三陰經循內。故表熱證為三陽。裏熱證為三陰。而以表裏均熱為兩感。如所定日期。略示淺深次序耳。故曰。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可以見也。要之。素問之義。止是熱病。與仲景之寒熱兼該者。判然兩途矣。素問仲景之異。從來注家。徒分頭緒。泛無統紀。故茲首辨之。王氏淵源集曰。夫素問謂人傷於寒。則為病熱者。言常而不言變也。仲景謂或熱或寒。而不一者。備常與變。而弗遺也。仲景蓋言古人之所未言。大有功於古人者。雖欲偏廢可乎。程氏後條辨贅餘曰。素問之六經。是一病共具之六經。仲景之六經。是異病分布之六經。素問之六經。是因熱病而原。及六經。仲景之六經。是設六經。以該盡眾病。三家之言。特得其要。又中西惟忠。山田正珍。

亦並有辨稍確

仲景所謂陰陽也者。寒熱之謂也。曰。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有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此則全經之大旨。其發熱無熱。是病熱病寒之明徵也。但其章本為邪之初犯。分表熱表寒之異而設。此章之義。淵源錢諸家。皆然。繇是推求。則諸般疾證。皆自歷然矣。原根據之。夫其所以為熱為寒之理。固不以所受之地位。注家以陽經陰經為說。欠安。亦非所感之邪。有寒與熱也。互見卷末。答蓋人不論強弱。必有一罅隙。而邪乃乘入之。何或勞

汗取涼或衣被失宜或食饑入房出浴之等凡一時適有表開皆是也評熱病論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言氣所虛處邪氣得湊百病始生篇曰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獨傷人所謂虛者言虛邪之風與身形之虛又楊上善太素注曰風氣之邪得之因者或因飢虛或因復用力腠理開發風入毛腠洒然而寒腠理閉塞內壅熱悶皆可以證矣又內藤希哲山田宗俊亦嘗論之欠精切仍不錄其既乘入

也隨其人陽氣之盛衰化而為病於是有寒熱之分

焉虛家有陰虛陽盛者實人亦有內寒者蓋陰陽盛衰之機不可一例而言學者宜精思陽盛

之人邪從陽化以為表熱此發於陽之義也詳述于太陽病

中陽衰之人邪從陰化以為表寒此發於陰之義也

詳于少陰中發於陽者其陽甚盛與邪相搏則傳為裏熱

詳于少陽陽明中如胃氣素弱為邪所奪或內有久冷則變

為裏寒詳于太陰少陰中發於陰者其陽甚衰不與邪抗則

傳為裏寒詳于少陰中如本有伏陽更難撐持則變為裏

熱亦詳于少陰此陰陽之要受病之略也經曰邪氣盛則

實精氣奪則虛其義可見也經者素問通評虛實論也先教論嘗有詳解今

愚此說實本于其意云從前諸家間有論及于此者雖或不無礙然宜以為據仍表出于左龐氏曰凡人稟氣各有盛衰宿病各有寒熱因傷寒蒸起宿疾更不在感異氣而變者假令素有寒者多變陽虛陰盛之疾或變陰毒也素有熱者多變陽盛陰虛之疾或變陽毒也此說以龐氏廣要中然論病因人而化程氏曰人之府藏不但各有虛實寒熱之不等而虛實寒熱中更有剛柔強脆之不等風寒固不擇而施府藏

則隨材各得柯氏曰夫病寒熱當審其人陰陽之盛衰不得拘天氣之寒熱必因其人陰陽之多少元氣之虛實不全憑時令之陰陽為轉移也金鑑曰六氣之邪感人雖同人受之而生病各異者何也蓋以人之形有厚薄氣有盛衰藏有寒熱所受之邪每從其實化或從寒化或從熱化譬諸水火水盛則火滅火盛則水耗物盛從化理固然也誠知乎此又何疑乎陽邪傳裏變寒化熱而遂以為奇耶又軒邨曰靈樞五變篇所論能盡受邪之理云黃帝曰一時遇風同時得病其病各異願聞其故少俞曰善乎哉問請論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礪刀削劉材木木之陰陽尚有堅脆堅者不入脆者皮弛至其交節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堅脆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況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異耶云云是也軒又曰宋人有陽臟人陰臟人語就其人體質而為言蓋陽臟人感邪則為熱證陰臟人感邪則為寒證也愚謂軒說並是又陶隱居曰邪氣之傷人最為深

重經絡既受此氣傳入藏腑隨其虛實冷熱結以成病亦足以發焉

寒熱者病之情也病有所在部位人有體氣強弱故

表裏虛實相配以為三陽三陰而證狀機變於是乎

無不出于此表者軀殼之分是也裏者胃府是也

惟忠曰胃者津液之原有生之本也飲食之入與前後之出顯然可度之於外而察內之所病矣愚又謂陽氣之盛衰必驗之胃而倉廩之官邪最易陷入且外感之病倘傷及臟則非藥之所能治皆是仲景之所以專主 虛者無形之名氣虧之義實者有形之名

胃腑也

氣盈之義蓋陽盛則熱故實證多熱火熱炎上故表

證多熱陽衰則寒故寒證多虛水勢沈下故寒證多

裏然事不可以一定。故熱亦有裏有虛。寒亦有表有實。此所以分而為六也。太陽病者。表熱證也。少陽病者。半表半裏熱證也。此二者未藉物為結。然其體氣則實矣。陽明病者。裏熱實證也。太陰病者。裏寒實證也。少陰病者。表裏虛寒證也。而更有等差。厥陰病者。裏虛而寒熱相錯證也。此三陽三陰之梗概也。表裏俱有寒熱。但半表半裏。有熱證而無寒證。蓋寒是潤下之氣。非可羈留隙地。其理不待辨也。如諸家所說。一係經絡藏府之義。愚豈求異前輩。姑據所見。以俟後之識者爾。攷諸家說。皆主經絡藏府。而各有異同。今摘其略。成氏以太陽為表。

陽明為胃。少陽為半表半裏。太陰為陽。邪傳裏。少陰為肌肉。少陽為軀殼之內。藏府之外。而三陰唯配各藏。張志聰及錫駒。則以虛之顛為原。牽合氣化之說。程氏則以為六經實即表裏府藏之別名。汪氏則謂仲景之意。一為內經。而以諸寒證。自為一書。柯氏則據素問皮部論。強立辨別。魏氏則以陽為表。陰為裏。而稱太陰裏中之表。少陰裏中之半表。厥陰裏中之裏。素表裏中要分表裏。劉完尤氏則三陽必分經腑。而三陰必分經臟。寒熱如夫。皇國諸注。則擴斥經絡藏府。專主病位。然其說多出虛揣。殊少實效。要之三陽病。從有定論。至三陰病。則各注殊見。未見有確核之說矣。

仲景之命病。本有定名。然亦有彼此更稱。而示人。以不可拘執者。曰。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人躁煩者。此

為陽去入陰故也。曰。傷寒三日。三陽為盡。三陰當受
 邪云云。此所謂陰陽。就熱證中。標表與裏者也。曰。病
 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
 之。因作痞也。此所謂陰陽。於太陽中。標虛與實者也。
 蓋虛實表裏。以配陰陽。則表為陽。裏為陰。實為陽。虛
 為陰。然經中陽病亦有裏。陰病亦有表。有實。則不可
 據以解篇題陰陽之稱。至於經絡藏府之言。經中間
 或及之。然本自別義。非全經之旨。閔氏釋行經等義
 與輯義所舉諸說
 相發。文錄不錄。宜參攷。軒邨曰。經中經字。皆當為表
 字看。猶指裏為藏。亦可備一說也。方氏曰。六經之經。

與經絡之經不同。猶儒家六經之經。猶言部也。程氏
 曰。經則猶言界也。又曰。經。猶言常也。柯氏曰。仲景之
 六經。是經略之經。而非經絡之經。愚謂本經中。無六
 經字。則諸說殊為贅疣。經絡藏府。非全經之旨。卷末
 答問。唯以寒熱定陰陽。則觸處明然。無不貫通也。

成氏注傷寒例。若或差遲。病即傳變。曰。傳。有常也。傳
 為循經而傳。如太陽傳陽明。是也。變。為不常之變。如
 陽證變陰證。是也。蓋三陽三陰之次第。陽則自表而
 裏。陰則自實而虛。寒極而熱。此其概也。病機不一。難
 得定論。然今原之經旨。如三陽病。自太陽而少陽。而
 陽明。陽明無所復傳。又有太陽直傳陽明者。至陽變

為陰。則有太陽變太陰者。有太陽變少陰者。有少陽變太陰。或少陰或厥陰者。如三陰病。太陰之實。變為少陰之虛。少陰自有直中。少陰之寒極。為厥陰之燥熱。至陰變陽。則有太陰變為陽明者。有少陰變諸陽證者。如三陰將愈。必須寒去陽旺耳。此傳變之略也。如其委曲。次卷悉之矣。

詳前輩傳變諸說。唯王履稍得其要。然立言猶不免有病。他奏合內經。或論再傳之義。或立傳手不傳足之說。或分循經越經等目。或為陰證不傳變之說。皆現與仲景之旨背馳矣。至如方氏三綱傳變之說。則印定後人眼目。其害最甚。

夫病自表而裏。自裏而表。自實而虛。自虛而實。自熱而寒。自寒而熱。

有如壞敗。有如兼挾。千態萬狀。不可端倪。然其情機。則實不能出于三陽。三陰範圍之外也。已矣。

傷寒論述義卷第一終

傷寒論述義卷一
丹波元堅

傷寒論述義卷第二

丹波元堅 學

述太陽病

太陽病者。表熱證是也。蓋邪之初感。必先犯表。則正

氣不暢。併而為熱。山田正珍注提綱曰。頭項強痛。謂

證。頭不痛。項不強。可以徵焉。此條統論中風傷寒。故

皆云脈浮。而不分緊與緩也。惡寒亦兼惡風言。惡風

輕惡寒重。舍輕取重。所謂舉大而小從者也。其不言

發熱者。以有或已發熱。或未發熱之異也。此說為是。

此病大端有二。一則其人腠理素疎者。倘被邪客。其

表愈開。邪不內迫。徒泛漫肌肉。故衛特受傷。觀衛氣

不與營

傷寒論述義卷二

丹波元堅

氣和諸及營弱衛強等語則中風之邪不著營分也明矣。是屬表虛。虛者疎洩之義非虛乏之

解之。尤怡醫學讀書記曰傷寒發熱者陽氣被鬱而不伸也中風發熱者陽氣被引而外浮也鬱者必發之浮者不徒解散而已此桂枝湯所以兼陰陽通合散為劑也一則其人腠理素

緻者邪正相搏。更致緊閉。遂迫骨節。故營衛俱傷。觀

衛俱病骨節煩疼條則傷寒之邪亦傷衛分也明矣。是屬表實。實者緊閉之義非結實之實

所謂名為傷寒者矣。尤氏曰不言無汗者以脈緊該之也治以麻黃湯。

發洩鬱陽而汗解之。麻黃為汗藥中之最烈者金匱

麻黃發其陽蓋發陽二字實盡其功用不待李時珍發散肺經火鬱之說也其得桂枝而發表更銳者猶

大黃之於芒消耳。金匱又曰其人形腫者加杏仁主之。其證應內麻黃。以其人遂癩。故不內之。據此杏人之與麻黃。唯有緊慢之別。而其開鬱則稍均。不特為治喘而用也。且此方之妙。固在單捷。所以不用薑棗等品。柯氏說雖密。至此其分也。詳此二證朱氏成氏主風寒營衛相配之說。爾來諸家無復異議。迄至柯氏辨駁始盡。而張志聰實闢其端。說見集注凡例。及侶山堂類辯。惜語焉未詳耳。尤氏曰邪氣之來自皮毛而入肌肉。無論中風傷寒。未有不於衛者。其甚者乃并傷于營耳。郭白雲所謂涉衛中營者是也。亦為明確。今攷郭氏猶分風寒。然其言頗精。仍拈于左。曰問曰太陽一經。何其或有汗。或無汗也。雅曰繫乎營衛之氣也。營行脈中。衛行脈外。亦以內外和諧而後可行也。風邪之氣中淺則中衛。中衛則衛強。衛強不與營相屬。其慄悍之氣。隨空隙而外出。則為汗矣。故有汗者衛氣遇毛孔而出者也。寒邪中深。則涉衛中營。二氣俱受病。無一強一弱之證。寒邪營衛相結而不行。則衛氣無自

而出必用藥發其汗然後邪去而營衛復通故雖一經有汗無汗二證亦有桂枝解表麻黃發汗之治法不同也○桂麻二湯其證不一今

僅舉大較後柴胡承氣等類皆准此就中輕重更有

等差有表虛經日不愈以致邪鬱者有表虛重一等血氣俱乏者有表虛重一等邪著筋脈者有表實輕

一等邪著筋脈者有表實重一等熱勢更甚者大抵

隨其人強弱為異今具論于左

虛冒傷寒有表實冒中風蓋是互文見意在使人不實講邪氣故今所區分一就其證以虛實為等至冒頭之義則卷末答問中詳之矣○方氏以桂麻青龍三證為太陽三綱諸家多沿其誤特柯氏極排斥之更有明辨今摘出之以備于攷曰按許叔微云桂枝治中風麻黃治傷寒大青龍治中風見寒脈傷寒見

風脈二者如鼎立此方氏三大綱所由來而大青龍之證治自此不明於世矣不知仲景治表只在麻桂二法麻黃治表實桂枝治表虛方治在虛實上分不在風寒上分也蓋風寒二證俱有虛實俱有淺深俱有營衛大法又在虛實上分淺深並不在風寒上分營衛也夫有汗為表虛立桂枝湯治有汗之風寒而更有加桂去桂加芍及加附子人參厚朴杏仁茯苓白朮大黃龍骨牡蠣等劑皆是桂枝湯之變局因表虛中更有內虛內實淺深之不同故加減法亦種種不一耳以無汗為表實而立麻黃湯治無汗之風寒然表實中亦有夾寒夾暑內寒內熱之不同故以麻黃為主而加減者若葛根湯大小青龍麻黃附子細辛甘草麻黃杏仁甘草石膏麻黃連翹赤豆等劑皆麻黃湯之變局因表實中亦各有內外寒熱淺深之殊也葛根湯因肌肉津液不足而加葛根大青龍因內熱煩躁而加石膏小青龍以乾嘔而欬而加半夏細辛乾薑麻黃附子細辛二方以脈沈而加附子若連翹赤豆梓皮溼熱發黃而加諸劑皆因表實從麻

黃湯加減何得獨推大青龍為鼎立耶。蓋中風傷寒各有淺深或因人之強弱而異地之高下而異時之乖和而異以上柯說攷千金翼方曰尋方之大意不過三種一則桂枝二則麻黃三則青龍此之三方凡療傷寒不出之也。然則三綱之說自孫氏作其備而如方氏實本于朱氏成氏之言。今柯氏歸咎于許氏不檢之甚矣。又按大青龍條外臺所引中風見傷寒脈者可服之者恐王氏斷章取義非唐時舊本有此也。

有表虛經日不愈以致邪鬱者何。桂枝麻黃各半湯。桂枝二麻黃一湯。桂枝二越婢一湯。證是也。其證輕重不均故有三方之設焉。蓋桂枝證失汗數日邪鬱肌肉故熱多寒少其滯稍深故如瘧狀發作有時。但本是表虛故有嫌麻葛之發。今則鬱甚有桂枝

之力不能及者是以酌量麻桂二方言日二三發者

其邪稍重言日再發者其邪稍輕不言發數者其邪

尤重且桂枝二越婢一其力緊桂二麻一其力慢桂

麻各半在緊慢之間矣。此三條其意互發各半湯其證特審他二條則文甚畧矣

蓋各半湯條八九日者約畧言之之辭而二條亦冒之發熱惡寒熱多寒少三證疊言而麻一湯省寒熱但言如瘧狀越婢一湯言寒熱而省如瘧狀其人不可清便自可亦二條所蘊如瘧狀疑于少陽證故別以不嘔熱多疑于陽明證故別以清便自可欲自可之欲字當從玉函芟去為是一日二三度發與脈微緩者文勢一串故似為愈候然照麻一湯實是表鬱所致宜接面色反有熱色者看攷面赤證參二陽併病面色緣緣正赤及陽明病面合赤色當是表鬱兼裏熱者使然今但表鬱而有之故下一反字不得小

汗出者言得病以來未嘗小小發汗故致此表鬱且身癢也。夏發汗夏吐夏下三夏字當與反字同義。桂二麻一湯證嘗經大汗亦是失治然幸無亡陽之變亦不轉屬陽明猶纏滯表分累日不解但以其既汗比之二證則其鬱為輕。龐氏於脈洪大下補證候不改四字與玉函但字其義相發。桂二越婢一湯證其熱最重猶麻黃之有大青龍假石膏之力以越散鬱陽脈微弱者不可發汗者蓋戒此方之不可輕用與各半湯之脈微而惡寒大青龍之脈微弱同例乃係倒筆法。但此條文甚約故諸家不察及特中西惟忠注稍為近之惜猶欠明暢要之此三條從未見確解如方氏以為兩傷輕證尤屬錯謬。唯內臺方議各半湯下日桂枝湯治表虛麻黃湯治表實二者均日解表霄壤之異也。今此二方合而用之者乃解其表不虛不實者也。八九日不已反如瘧狀者乃先發表不盡微滯於經而不得出故一日二三度發也。斯說殊妄然猶未為精審。今以經釋經非敢好異也。唐不巖對論三方云總是一太陽病病與時日有淺與深脈

與形證有應與否權衡劑量不失銖黍於此見古人立方之妙此言為然

有表虛重一

等血氣俱乏者何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是也。此證不啻表疎其人陽津素少故雖桂枝本湯猶過其當。蓋與少陰直中稍相近似而不比彼之寒盛故雖經誤汗僅須甘薑而陽回之後或變胃燥若其重誤治則變為純陰證也。

此條本證次條擬以

桂枝增桂加附子者殊不無疑何以言之夫既為附子所宜則誤汗便厥之際不得不徑與四逆而僅用單味小方竊恐萬無其理蓋自汗出小使數心煩等證與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稍同其情而係從前虛乏為邪凌虐者則亦是小建中所主也。柯氏於未發汗之前擬以芍藥甘草湯尤氏謂此桂枝證然陰

虛而裏熱當以甘辛攻表而以甘寒顧裏乃反與桂枝湯治表而遺裏宜其得之而優厥也二氏之說亦有所見矣尤氏於次條曰中閒語意殊無倫次此豈後人之文耶舒氏亦曰此條說出許多無益之語何所用之吾不能曲為之解也並本于柯氏之刪也○趙氏論本條用藥之意曰以上用藥次第先熱後寒先補後瀉似逆而實順非仲景之妙孰能至是哉後之學者可不以此為法推廣而應變張卿子曰此條見傷寒隨證用藥如轉圜法也先教論亦曰金匱欬嗽小青龍下已之後敘證五變應變加減其意始與此條同示人以通變之法也趙言出汪氏選錄頗為辨覈文絲不具錄桂麻各半湯之

脈微而惡寒桂枝二越婢一湯之脈微弱大青龍湯之脈微弱汗出惡風蓋此類證也 有表虛重一等邪著筋脈者何桂枝加葛根湯證是也其證一與桂

枝同。膏項背強几几為異。項背者大筋之所束。其几

几然。即是邪著筋脈之徵。所以加葛根也。提綱既言頭項強痛

則桂枝證本有項強然未及背且不几几然也几几王氏據赤烏几几為解近來焦循撰毛詩補疏亦有其說然作短羽鳥釋者於拘強之義固為觀著二家所辨今不敢從反汗出之反字對葛根湯證言蓋邪著筋脈稍屬緊閉宜以無汗為正今表疎人而邪著筋脈故於汗出下一反字矣煮法去上沫三字宜削是後人因方中有麻黃而誤添者陶隱居稱麻黃不掠去其沫令人煩又葛根芩連湯無此字面可以互徵○上節證與此節證俱為表虛重一等但彼則病近于虛此則病近于實又此證宜次于各半湯等證前今列于此者在使人與葛根湯證相對看耳 有表實輕一等邪著筋脈者何葛根湯證是也蓋其人表氣稍實必須麻黃之

發然邪未迫骨節而猶著筋脈是病在桂麻二證之間故酌量二湯以為之治也

葛根柯氏說極當然以為有和裏之功者始不

然蓋為發表中之涼藥故能生津液而舒筋脈也本草圖經云張仲景治傷寒有葛根及加半夏葛根黃芩黃連湯以其主大熱解肌開腠理故也

有大青龍湯證是也其候一與麻黃證相同

不言喘者蓋省

也但煩躁為彼所無

徐大椿曰凡辨證必於獨異處著眼是山田正珍曰不汗出言

雖服麻黃而不汗出與無汗有別存攷此表熱極鬱內氣不能宣達則

有麻黃湯力不能及故加石膏之涼藉以發越之

此證

惡寒而無渴可知非裏有熱者石膏雖專治裏倘與麻黃配用則相藉以走表分而散其壅鬱如越婢湯

亦為然要此湯證於太陽中病為最重故不得不倍用麻黃唯其熱極鬱甚單用麻桂必有兩陽相格之虞故佐以石膏則鬱開熱潰作汗而解蓋龍外雨降之妙在溫涼相併處柯氏所解迥勝前注然猶未為盡尤氏醫學讀書記曰大青龍治風寒外壅而閉熱于經者夫熱鬱於經而不用石膏汗為熱隔寧有能發之者乎此說本于王文祿而殊為協當又吳人駒云發散表邪皆以石膏同用者蓋石膏其性寒寒能勝熱其味薄薄能走表非若芩連之輩性寒味苦而厚不能外達也此說亦得○按元和紀用經陽粉散謂病當發汗而汗不止不止則以粉止身汗疑是麗氏諸家黃蘗本白芷米粉末之以粉止身汗疑是麗氏諸家之所本也又三國志華佗傳注稱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佗用寒水及灌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然則漢時神醫多用粉法而未知兩夫子之方果是相同否○復服汗多者表陽虛故惡風裏陽虛故煩如脈浮緩躁不得眠汪氏以為邪熱未除恐不然

身不疼但重者其機異而其情同者也。

蓋邪迫骨節故脈緊身疼

痛今邪不迫故脈緩身不疼然身重而兼見前條諸候則知是均屬表鬱但脈緩身重疑于少陰之脈遲身重故徵以乍有輕時夏云無少陰證者而示精心體察不可輕試之戒又麻黃湯證亦必有邪不緊迫與此同機者以上太陽病要領也此他得病之初可推而知也

有所挾者有停飲相觸治兼驅利者

如喘家及小青龍湯證之類

有素稟虛弱不可徑汗者

如小建中湯及尺中遲咽喉乾燥等諸證之類又

有風溼相搏者並類列于後卷中矣至其傳變則裏

之受病皆無不自表故其類不一或傳少陽或直傳

陽明或直變太陰或直變少陰

以上傳變皆有明文蓋本病變為陰者必

多自桂枝證其理何也既是表疎比之表實者陽氣稍弱故其重一等等者或須溫養則其易變為陰也明矣但少陰直中非經太陽者而厥陰則病之所極蓋

不自此遽變也

並是玩經文而自知

更有醫藥誤投及宿病相

觸而變為諸證者其緒甚繁今亦類列于後卷云

方氏

以來立太陽三綱之說以諸變證原其來路分隸于桂麻青龍三等然仲景之意蓋不若是其幾也且姑舉一證言之如太陽中篇真武湯證或自桂枝證汗之如水流離或自桂枝證誤用麻黃或自麻黃證誤用青龍諸般過汗皆能變此有一定乎如方氏諸輩專持偏見以繩縛聖法其害殆不為尠學者宜勿被眩惑焉

述少陽病

少陽篇在陽明後戴氏證治要訣嘗有疑詞而未覈喻氏則曰陽明去路

必趣少陽最屬牽強愚亦嘗疑篇次為後人改以今觀之殊覺不然蓋少陽病仲景以為半表裏之目而其證與治既括于太陽篇纖悉無遺唯其名則取之內經是以要摘其概猶列之陽明之後殆存羊之意云爾今此述先之於陽明者在使人易知傳變之敘已

少陽病者半表半裏熱證是也

半表半裏者即表裏之分界其稱蓋昉自成氏曰病有在表者有在裏者有在表裏之間者此邪氣在表裏之間謂之半表半裏證方氏演之曰少陽者邪過肌肉而又進則又到軀殼之內藏府之外所謂半表半裏也半不也不表不裏者隙地也柯氏意亦同並是如程氏分半表與半裏為說恐失之鑿矣○太陽下篇第二十一條曰必有表復有裏也又曰此為半在裏半在外也蓋所謂表與外者俱指少陽非太陽之謂故與小柴胡湯所謂裏者即言陽明故曰大便秘結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可知其與不表不裏自異其義柴胡加芒消湯條陽明中風條外

字並言少陽亦可互證前注於彼條不敢剖析仍附辨于此其來路必自太陽而不問中風傷寒矣蓋其病邪氣不藉物而結但其人陽盛故邪正相持熱留脅下半表半裏之地蓋專係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脅下曰胸脅苦滿曰脅下鞅滿曰胸滿脅痛之類可以見也且成氏曰邪氣自表傳裏必先自胸膈已次經心脅而入胃然則邪之離表未入胃者必客胸膈也明矣其證既無表候亦非裏實故不過口苦咽乾目眩往來寒熱正氣為邪斂束而寒邪氣與正相搏而熱邪氣遂不能服正氣正氣亦不能逐邪氣更互分爭此往來寒熱之機也胸脅苦滿苦滿者言如有物填滿而苦惱難忍此病人自覺之情非外測所得全匱有苦喘苦重苦痛苦冒等文其義相同其云胸滿云胸膈滿俱省文也或謂滿瀘通果然

字並言少陽亦可互證前注於彼條不敢剖析仍附辨于此其來路必自太陽而不問中風傷寒矣蓋其病邪氣不藉物而結但其人

陽盛故邪正相持熱留脅下

半表半裏之地蓋專係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脅下曰

胸脅苦滿曰脅下鞅滿曰胸滿脅痛之類可以見也且成氏曰邪氣自表傳裏必先自胸膈已次經心脅而入胃然則邪之離表未入胃者必客胸膈也明矣其證既無表候亦非裏實故不過口苦咽乾目眩往

來寒熱

正氣為邪斂束而寒邪氣與正相搏而熱邪氣遂不能服正氣正氣亦不能逐邪氣更互

分爭此往來寒熱之機也

胸脅苦滿

苦滿者言如有物填滿而苦惱難忍此病人自覺之情非

外測所得全匱有苦喘苦重苦痛苦冒等文其義相同其云胸滿云胸膈滿俱省文也或謂滿瀘通果然

則胸懣與心煩何別且脅而云懣意義不通其說難從 嘿嘿不欲飲食軒邨曰

不欲飲食貌猶鬱鬱微煩之心煩煩熱悶也詳開喜例厥陰篇亦云嘿嘿不欲食

嘔等其脈亦不數不大而弦本篇第三條云傷寒脈

細非微細之細金匱曰瘧脈自弦亦相互發又陶華皆為邪客隙地之驗是以汗吐下俱在所禁而白虎

之寒藥力過重其唯小柴胡湯以清解之實為正對

矣此湯之意明理論所釋稍當今更詳之柴胡為物

固非芩連之寒亦非麻葛之發然其性微寒而能

豁壅鬱故於清解少陽適然相應但其力稍緩故佐

以黃芩其喜嘔者似是派證然胃氣不安則柴芩不得擅其力是所以用半夏生薑也人參動輒住邪故

前輩或去不用或曰既與柴芩相配且去滓再煎則

性味混和啻能助胃而不敢攔補即七味相藉以為

少陽正方此言似合理徐氏曰兼半夏生薑有飲而

嘔逆也兼參甘棗而調其陰陽小柴胡得擅和解之

功實賴此也斯說亦妥又本湯成氏以來稱為和解

然經中日和日解所指不一且無謂此方為和解者

此蓋為清劑中之和者若專稱和解恐不允當但相

沿既久難得改易爾錢氏曰雖後人之補中益氣湯

及逍遙散之類其外發清陽開解鬱結之義亦皆不

離小柴胡之旨也信然又金鑑辨世俗濫用此方

之弊楊士瀛嘗有其說既拈于拙著廣要中宜參邪

毒增劇耳聾目赤者此為少陽中風少陽中風注家

風傳來者然中風之名經無定例且病至兩耳無所聞目赤則明是表既解而少陽之邪增劇熱氣上熏

者較之柴胡正證其病更加一層近今此證甚多必

併用黃連解毒方為合轍蓋以風為陽故又以為熱

盛之稱乎其兼表未解者其等有三病勢加進兼裏實

有三等。具列如左。兼表未解者。其等有三。何其一。

小柴胡條。所謂或不渴。身有微熱。及傷寒四五日。身

熱惡風。是也。此表證既輕。將併少陽。故不別須汗藥

也。其一。柴胡桂枝湯證。是也。此太少二病。輕重相均。

故治取雙解。柯氏謂表證微。是蓋微嘔。少陽證亦微。其一。柴胡桂枝乾

薑湯證。是也。此以嘗經錯治。邪氣未解。而夏津液不

足者也。互見飲邪併結中。當參。病勢加進。兼裏實者。亦有三

等。何其一。大柴胡湯證。是也。此小柴胡證。而邪熱壅

實。既併陽明。故清解中。兼以疎裏。此湯之證。最多有之。不必拘下後。軒

熙曰。過經猶言過表。存攷。心下急。急字無明解。柯氏

曰。急者。滿也。猶不了。攷急是緩之對。蓋謂有物窘迫

之勢。非拘急之謂。李氏脾胃論曰。裏急者。腹中不寬

快。是也。蓋所謂不寬快者。以釋裏急。則未為當。而於

心下急。則其義甚褻。桃核承氣條。少腹急結之急。亦

同義也。此方芍藥。蓋取之通壅。宜參後桂枝加芍藥

湯。○陶氏本草序例曰。枳實若干枚者。去穰畢。以一

分準二枚。據此。此方枳實四枚。準今一分七釐七豪

六絲。比他藥殊輕。大小承氣。枳實梔子湯。並稱幾枚。

而其舉分量者。麻人丸。則半斤。四逆散。則各十分。仍

知仲景用枳實。本不甚輕。陶說可疑。○此方再煎。其義難晰。俟攷。

其一。柴胡加芒消

湯證。是也。此其壅實稍輕於前證。而以丸藥之故。裏

邪膠固。殆屬壞病。此條難讀。然程注頗明。蓋但此實

證。本是少陽陽明併病。以用下法。徒擾腸胃。而邪

與實。依然具存者。程又曰。去者非所留。留者非所去。

故溘者自溘結者自結而結者既結溘者益溘矣此說反覺直切又此證既是兼裏乃似宜蚤從大柴胡雙解之法而先用小柴胡者蓋以九藥誤下不欲續以快藥仍姑清和以待胃安也且其下利故壅實輕於大柴胡證而燥結則有甚是以不藉大黃之破實而殊取芩消之軟堅矣按以此方為大柴胡加芩消原出于黃氏而宗印亦有其說○軒熙曰此條與次調胃條其云十三日者亦是約畧之辭或以為十餘日之譌者其一柴胡加龍骨牡蠣湯證是也此以誤殆未是也

下邪陷於裏加以諸證錯雜蓋壞之甚者矣成氏曰傷寒八

九日邪氣已成熱而復傳陽經之時下之虛其裏而熱不除胃滿而煩者陽熱客于胃中也驚者心惡熱而神不守也小便不利者裏虛津液不行也譫語者胃熱也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陽氣內行於裏不營於表也與柴胡湯以除胃滿而煩加龍骨牡蠣鉛丹收斂神氣而鎮驚加茯苓以行津液利小便加大黃

以逐胃熱止譫語加桂枝以行陽氣而解身重錯雜之邪斯悉愈矣尤氏曰傷寒下後其邪有併歸一處者如結胃下利是也有散漫一身者如此條所云諸證是也二說亦似精當喻氏以為伏飲素積為變之最鉅者巨從又此證一身盡重與三陽合病身重難以轉側其機稍均○此當入兼變諸證中然無類可附仍列
以上少陽病要領也此他有兼虛小建中于斯

湯證出兼變其愈有振汗而解者成氏謂經下裏虛

振然蓋原于辨脈法其人本虛是以發戰云云軒熙曰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諸注皆為自愈之候恐非蓋振汗非太陽所有脈陰陽俱停想係邪在少陽者其病跨于表裏故脈不偏見猶是金匱脈兩出積在中央之理倘用柴胡而鬱邪離窟則振汗而解也下文云汗出云下之俱指藥治要是列舉三陽愈候者故下三而其傳陽明有為白解字此說未知當否姑錄備攷

虎證者。服柴胡湯已渴者條可徵。有為承氣證者。經中多言之。其變或

為太陰。或為少陰。或為厥陰。始不一定矣。變為三陰。經無明文。

然太陽既變太陰。則少陽亦未可不變。太陰其變少陰者。近世甚多。如厥陰。則其部位及寒熱勝復。並與本病稍相類似。乃其變為固其分也。蓋以其界表裏所係不一。而醫之

失治。多於此位。故兼挾變壞之證。少陽最多。而經中

所舉。不過數章。學者當擴而充也。吳有性著溫疫論。主疫邪自口鼻入

之說。蓋膜原實少陽之部。而達原飲三消飲。有地方之宜。或驗于今者。然審其主證。猶不能出大小柴胡

之例。竊想當吳氏之時。邪勢暴厲。遽犯半表裏。故遂立其說乎。董氏西塘感症引傷寒心法。稱見今世其

少太陽症。其書適與吳氏時世相近。可以證矣。世偶有墨守吳氏之法。忌用桂麻。視柴胡為餘熱之治者。

故附識于茲。

故附識于茲

述陽明病

陽明病者。裏熱實證是也。邪熱陷胃。燥屎搏結。即所謂胃家實者也。

胃家實。該諸病在胃宜下證之稱。但正陽陽明之胃家實。專指大承氣證

也。又前注多立陽明經腑之別。實失經旨矣。○白虎證。係胃熱而無實者。即溫病是。今自列于次卷。又中

風中寒。是不於胃家實上。如其來路。或自太陽。或自少陽。而其等不一。病之輕重。亦隨而異。有其人胃素

有熱。邪勢亦盛。相藉遽實者。其病為重。即正陽陽明

也。本篇大承氣第一條。玩語氣。似有自太陽桂枝證。

曾不經誤治。而邪氣自實者。

發汗過多。胃液為燥者。其病最輕。即太陽陽明也。陽脈

微而汗出少者。脈浮而芤。及麻子人丸三條。可以徵焉。脈經脾病證曰。脾約者。其人大便堅。小便利。而反不渴。成氏以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後。與小承氣條。為脾約。恐非。又不更衣十日。無所苦。與脾約自別。

有自少陽病。誤發汗。利小便。以為胃燥者。其病頗輕。

即少陽陽明也。太陽陽明。少陽陽明。喻氏誤為併病。汪氏擬方。蓋本其意。然誤治

之後。亦或為正陽陽明。有自太陽病。誤汗下。利小便

者。如問曰。何緣得。陽明病條是也。有自太陽病失汗者。如本太陽初得病時。發其

汗。汗先出不徹。是也。次條相承。亦謂失汗。胃實。蓋傷寒發熱無汗。即是表實證。其嘔不能食。亦風寒外束之故。此證倘發汗不徹。則不宜有汗。而反汗出濺濺然者。邪氣內結。以屬陽明也。有自少陽

病誤汗者。如少陽篇發汗則讞語是也。然則輕證所由。亦不止一

端也。仲景先區三等。以示輕重。要出以盡其變。學者宜密察。其為證也。不

惡寒惡熱。濺濺汗出。汗出有二端。有遍身濺濺者。為裏熱蒸迫之故。有手足濺濺者。為

為邪熱內結之徵。巢源。活人書。並有掌心汗溼之說。身重短氣。腹滿而喘。潮熱。潮熱。明理論所說。似穩貼。讞語。不大便。胃中有燥屎。或不言日哺者。蓋省文也。

中不必深講。經言部位。往往類此。且尿在大腸。而其燥結不下者。實由胃熱過住。王好古以為地道不通。火逆至胃。脈實大遲。大承氣條曰。脈遲。小承氣條曰。者。慎矣。脈實大遲。脈滑而疾。是兩相對待之詞。而遲脈實為應下之正候。千金方。以脈朝夕駛為實癰。可下。可疑。此胃實正證。大承氣

湯主之。若不識人。循衣摸牀。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者。

病加劇而正亦虛其猶用前方者不畏虛以養病也

吳又可補瀉兼施蓋即此證且此條本分三等輕或重雖異其為胃實則一故皆以大承氣湯主之

劇熱迅傳勢近危惡者則有急下之例少陰急下條其來路雖異

其危劇則一吳又可所謂急證急攻者亦此類也又急字參成氏少陰篇急溫之之解其義更明矣○大

承氣諸條其有餘義者今述于左陽明病潮熱大便秘者條首段言既有潮熱則大便雖微鞭知其熱既

實故可與大承氣倘未潮熱者恐其熱未實雖不大便六七日難必其燥屎有否故與小承氣試之也又

周氏曰其後發熱是必日晡時作此又未盡之邪復結而鞭但既攻之後所結不多只小承氣湯和之足

矣錢氏曰其後又復發熱者乃潮熱之類也二說與輯義意相合○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條錢氏

解發作有時為日晡潮熱之類此本于柯氏蓋言繞臍痛煩躁之發作有時猶日晡潮熱之理非別有熱

氣發作也金鑑本于程氏曰燥屎穢氣上攻則煩躁不攻則不煩躁故發作有時也亦通○病人小便秘

利大便乍難乍易條尤氏曰小便秘不利者其大便必澀而有燥屎者水液雖還入胃猶不足以潤之故大

便乍有難時而亦乍有易時也此與錢氏異義姑錄備攷○得病二三日脈弱條喻氏注不確此條二雖

字為其眼目蓋可下證以不能食為常然無太陽柴胡證煩躁心下鞭不大便至四五日則雖有能食之

似胃和猶以小承氣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雖有不能食之似胃實其小便秘少者初鞭後澀宜暫待其實

不可遽下此二證對示以欲人通變也又大便秘後澀自有二端其一係寒實證是不終結者也其一

係熱實未成是終結者也宜分別看如胃實正證而輕一等者小承氣

湯主之大承氣證有姑用是湯探試者其義可見也又小承氣證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

胃中燥及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後條並是津液受傷似是調胃所宜然多汗本陽明所固有則其有

滿實益寓之。如液燥熱搏。其實則輕者。調胃承氣湯

主之。大承氣證有液甚燥者。但病屬急劇。不得已而

不可也。大抵得之誤。汗吐下。津液虧乏者。為多。如吐

後。腹脹滿者。亦是似大實而非者。尤氏曰。設遇庸工。

見其脹滿。必以枳朴為急矣。是又太陽中篇過經二

條。其證殆屬壞病者也。○成氏曰。大熱結實者。與大

承氣湯。小熱微結者。與小承氣湯。以熱不大甚。故於

大承氣湯。去芒消。又以結不至堅。故減厚朴枳實也。

又雲。岐子傷寒保命集曰。大承氣者。厚朴苦溫去痞

之義。非云痞者。蓋氣瀾枳實苦寒泄滿。芒消味鹹而能

軟堅。大黃味苦寒能泄實。痞滿燥實四證全則可用。

故曰。大承氣湯。小承氣者。大黃味苦寒泄實。厚朴苦

溫去痞。痞實兩全可用也。故曰。小承氣湯。調胃承氣

者。大黃苦寒泄實。芒消鹹寒而能更堅。潤燥。甘草和

平。和其中。燥實堅三證全者可用。故曰。調胃承氣湯。

此說頗當。至陶氏六書。則曰。病有三焦俱傷者。則痞

滿燥實堅全。邪在中焦。則有燥實堅三證。上焦受傷

則痞。而實拘鑿殊甚。閱芝慶嘗闢其繆。文繇不錄。又

吳又可曰。三承氣功用彷彿。又曰。功效俱在大黃。餘

皆治標之品也。並欠辨晰。又王好古舉三方主證。輯

義漏載。調胃證。仍補出之。曰。調胃承氣湯。治實而不

滿者。腹如仰瓦。腹中轉矢氣。有燥糞。不大便。而讖語

堅實之證。宜用之。又大黃酒制。程知說是。然抵當湯

不用芒消。而大黃酒洗。大陷胸湯。九。大黃牡丹湯。並

有芒消。而大黃生用。故其說不能無疑。存攷。○幼幼

新書。惠眼觀證。芍藥散。治大小便下藥不通者。於調

胃本方。加芍藥。當歸。保命集。當歸承氣湯。於調胃方

中。加當歸。薑棗。水煎。三法六門。玉燭散。以四物湯承

氣湯。朴消。各等分。水煎。去滓。食前服之。傷寒心要。產

後。如血不盡。則以涼膈。與四物合煎。調理經血。甚者

大承氣合四物。乃瀉中有補也。又曰。大承氣合脾約

四物。治婦人一切血積。而聚等疾。加紅花。尤妙。脾約

則病最輕。而但胃燥。故麻子人丸。僅潤下之。

本草圖經引作

枳實一斤十九丸下有食後服之字曰唐方七宣麻人丸亦此類也徐大椿曰此潤腸之主方又陶隱居曰如梧子者以二大豆准之又熱去津竭而大便鞭者杏人熬黑陶氏有說宜參

以蜜煎導之

導法用蜜用土瓜根用猪膽汁俱取潤開寶引陳藏器云主大便不通取猪羊膽以葦筒著膽縛一頭內下部入三寸灌之入腹立下此方與泔

嫉妨瀉難治又梅師方肛門主肺肺熱即肛門塞腫縮生瘡白蜜一升猪膽一枚相和微火煎令可丸丸長三寸作挺塗油內下部臥令後重須臾通泄此陽明病要領也此他有兼

素虛者如無汗身如蟲行者

詳見兼變虛乏中

及不大便脈

微濇者是也

宗印曰明日不大便而脈反微濇者邪熱實而正氣虛也微為氣虛濇則無血

此胃氣虛於裏雖有熱實不可攻之故為難治此說與汪意相同

有兼表者有兼半

表半裏者

證詳于合併中但脅下鞕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與小柴胡此係其實少陽而

似陽明者

有迫血分

列于兼變瘀血

有挾溼鬱

列于溼熱中

亦宜隅反

爾蓋本病無所復傳

經有明文大抵下後清潤病日就愈此吳氏所以有養營清燥

諸湯也

然有攻下過度胃虛熱逆以為厥陰者始局外

之變也

古人有下多凶陰之戒蓋下多胃亦虛凶陰必內燥勢不得不為厥陰今世往往有致此

者○詳本篇中文易了而義難曉者凡有五條日初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調日反無汗而小便利日但頭眩不惡寒日脈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日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是也○太陰病與陽明其位與有實則相同而自有寒熱之異故本篇點出以便照對但猶題以陽明病是以注家不察多致論混今詳開于次款

述太陰病

太陰病者裏寒實證是也。蓋其人內有久寒。倘遇邪

客。雖初得陽證。及其入裏。則遂從寒化。而胃氣猶有

守。故能搏實者矣。脈經曰。下利而腹痛滿。為寒實。當

則本病為寒實。其義甚明矣。蓋雜病寒疝寒脹之類。亦係寒實。故金匱腹滿寒疝證。治間與本篇相發。又

寒實字面。出三物白散。條及腹滿篇第四條。其所受者。有自太陽病誤下

來。則其不誤下。亦或有變成者。及或有自少陽來者。

皆可知也。成氏曰。太陰病者。陽邪傳裏也。此言有味。豈因三陰中。太陰特有桂枝法而發乎。

日自利。日吐食不下。日時腹痛。皆寒盛之徵。日腹滿。

日下之。胃下結。輒俱壅實之驗。所謂下之者。蓋指承

病不似少陰之脫。故胸下結。猶是崔氏所謂下後

虛逆。氣毒相激之類也。胸下蓋即心下也。太陰唯於

末條言脈候。似不必其正脈。然要不出沈遲細弱等也。其初起滿實。陽氣能持

者。設桂枝加芍藥。及加大黃湯。以為和泄溫利之法。

此條曰。本太陽病。則時既離表。可知。蓋誤下之後。胃

氣生寒。表邪陷實。以致是證。顧下後便祕者。桂枝湯

加倍芍藥。既非發表。亦與建中不同。其旨致小柴胡

加減法曰。若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三兩。成氏曰。

痺破堅積寒熱因其破洩故太陰篇云云今人咸云芍藥主酸斂而不知有大黃之功能此說則過當矣病勢更劇大實痛者加大黃以疎之亦猶大黃附子湯之例以病屬寒主在溫利擴充此理則大黃附子者亦加大黃湯證其下利因有寒積而氣下墜所致與四逆證之下利自異要知寒實用下於脈之有力無力腹痛之微甚著眼始為觀切○陳氏三因方曰太陰屬脾中州土也性惡寒溼非乾薑附子不能溫燥又曰至太陰脾經溫燥不行亦當溫利自陽明出如溫脾圓用大黃者是也此其言雖暖昧不明似稍知太陰之為寒實者矣

如其脈弱者要加斟酌太陰為病之為字疑衍提綱諸條及風溫而而言醫下之後續自便利柯氏意亦似然太陽中篇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始一例也蓋此條示寒實動變陽虛不可輕下之戒

病既重者則用四逆輩以溫散之提綱之證

蓋謂此也不渴即與少陰分別處彼以胃少液故渴此以寒氣壅閉津液猶持故不渴成氏曰自利而渴寒在下焦自利不渴寒在中焦恐誤云四逆輩而不云四逆湯意在溫散而不在治厥也朱氏活人書以來療本病有用理中湯丸者蓋能得經旨者矣

蓋寒實之病雖胃猶閉持以寒固胃之所忌其實之極中氣必敗不似熱證之久實故初起雖用溫利至其重者則宜扶陽散寒耳函玉

經曰寒則散之此之謂也桂枝加芍藥證曰時痛加大黃證曰大實痛提綱曰時腹自痛此足以知其病機而措治之法亦見矣

此太陰病要領也他有兼表者桂枝湯條是也少陰兼太陽治法先裏後表太陰不似少陰於溫者此所以

其愈有從外者太陰中風是也成氏注辨

脈首條曰陰病見陽脈而主生者則邪氣自裏之表欲汗而解也如厥陰中風脈微浮為欲愈不浮為未愈者是也據此說則三陰中風特似言其愈候豈以風屬陽假為陽復之名乎柯氏曰脈濇與長不是並見濇本病脈濇而轉長病始愈耳此亦一說

有從內者暴煩下利是也此舉客以明主太陰當發身黃以上是客詞此太陰非謂寒實本病唯是指中焦脾家而言猶食穀欲嘔者屬陽明之例即言脈浮緩手足自溫小便利者為中焦溼熱故當發身黃也若小便利以下是主詞言寒實本病倘脈浮緩手足自溫者為陽復寒去之兆縱有首條諸證及小便利必暴煩下利日十餘行而愈即是脾家陽實寒積腐穢自去之徵也若小便利不能發黃二句在陽明篇則為燥結之驗在本篇則為裏寒之故矣以上一出臆見甚似迂曲然參互審攷義不得不然何則全匱黃疸篇以寸口脈浮而緩為其正脈是與本條相發可知浮緩非表邪而屬裏熱蓋裏熱外熏而脈浮者白虎證是也緩之

為熱見素靈及平脈法手足溫一證小柴胡枳兩條有之亦係內熱所致是知此脈證在陽病見之則為裏熱之候陽明篇舉以別胃實燥溼之分也今寒實而見之何以謂為陽復之候曰少陰篇曰少陰病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為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此明以手足溫為愈候而錢氏解緊去謂緊峭化而為寬緩此意甚佳且少陰厥陰並以脈浮為欲愈乃知此脈證在陰證見之者固與陽證不同要之本篇此條揭此脈證以辨明溼熱發黃與寒實愈候耳又太陽下篇及辨脈法有以手足溫為愈候者亦當併攷

抑病既在裏故無所復傳唯自實而虛必變為少陰上義如說

更有寒去而實存實以生燥仍變陽明者

陽明篇第三十二條若不轉失氣者初頭鞭後必溇此蓋與欲作固瘕者均屬寒實故攻之則脹滿不能食也其後發熱者云云乃言有寒去之後或變熱結者

至如厥陰

之燥熱則恐非寒實之遽變者也。太陰一篇從無確解愚涵泳數年徵之病者定為寒實後得脈經中語竊謂益為著切因不自揣立說如右蓋本篇不過僅數條而陽明篇中反多本病證候此以其病雖有寒熱之異而部位與壅實則同故恐人錯認對舉明之也曰不能食名中寒曰欲作固瘕曰攻其熱必噦曰欲作穀疸曰飲水則噦曰食穀欲嘔曰寒溼在裏皆是已然猶冒以陽明故諸家未之察也友世緝嘗特論之唯未斷為寒實稍與愚見異焉金鑑以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移入本篇其候雖類彼則氣滯虛滿耳實不同也柯氏以三物自散移入亦不辨部位之有殊者也

述少陰病

少陰病者表裏虛寒證是也。有直中焉。有傳變焉。是故有專于表者。有專于裏者。然至其重則俱無不涉

表裏矣。直中者。所謂發於陰者也。其人陽氣素衰。邪氣之中。不能相抗。為其所奪。直為虛寒者矣。而有輕重之分。蓋裏未甚衰。表專虛寒者。邪氣相得。以稽留表。故猶有發熱。此病為輕。如麻黃附子細辛甘草二湯證是也。柯氏曰。本條當有無汗惡寒證。趙氏曰。少陰發汗二方。雖同用麻黃附子。亦有加減輕重之別。故以加細辛為重。加甘草為輕。辛散甘緩之義也。徐氏於甘草湯下曰。此較加細辛者。易甘草為調停。其藥勢之緩多矣。因細詳立方之意。言少陰病二三日。比初得之略多一二日矣。日數多而無裏證。寒邪所入尚淺。是以陰象不能驟發。故將此湯微發汗。微云者。因病情不即內入。而輕為外引也。按三說並安。裏陽素弱。表氣從虛者。其感邪也。表裏徑為虛

寒蓋所謂無熱惡寒者。此病為重。如附子湯證是也。

附子湯二條傳變亦有如此證其方亦在傳變所必須故注家未敢謂為直中但成氏引無熱惡寒以解之似有所見今詳其文曰背惡寒曰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俱為表寒之候蓋陽氣素虧筋骨乏液寒邪因以浸漬所致故不似麻附證之有發熱設自非裏虛何以至此寒盛乎然則其兼見裏寒證者亦可推知也其方與真武相近而彼主在內溼此主在外寒何則此附子倍用所以走外亦亦倍用所以散表蓋仲景用朮多取治表用人參者固以救素弱之陽併制亦附之燥也千金用此方治溼痺緩風及指迷方於本方加甘草用蒼朮名朮附湯以治寒溼俱足互徵此證之為表寒矣先兄曰附子之性雄悍燥熱散沈寒壯元陽生則其力特猛救裏陽乎垂脫之際炮則其性稍緩走表分以溫經逐寒前輩所辨殊屬踳駁此言能發未逮之秘但率意論之似治表宜力猛治裏宜性緩此殊不然蓋裏虛驟脫非急救則不可

所以用生附寒溼纏綿過發則無功所以用炮附也傳變者有自太陽病者有

自少陽病者有自太陰病者大抵陽之變陰皆因其

人胃氣本弱醫不知回護汗下失法而陽虛胃寒以

為此病更有雖不被錯治遂為邪所奪因而變成者

其自少陽病及不經錯治者並多所驗見然經無明文豈意在言外者乎又桂枝證多變為陰義述于太陽中更有盛人初得太陽遂變本病者賤役勞形最多有之殆以陽有餘于外而不足于內之故乎其變自太陰詳述于前倘其自太陽而表熱仍在者先救其裏後

救其表如四逆桂枝二湯各施證是也。厥陰篇下利清穀不可攻

表亦為表裏併有者而言又桂枝人參湯係其輕證程氏有說宜參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與此

稍異並錄于兼變中。既無表證。一係虛寒者。隨宜為治。如乾薑

附子湯。茯苓四逆湯。芍藥甘草附子湯等證。是也。上

方證從無確解。柯氏分為緩急。實似叶當。其云有救陽救陰之異者。恐不然也。今玩文勢。方意以臆測之。其病輕而來急者。屬乾薑附子湯。何則。晝日煩躁不得眠。比之躁無暫安時之孤陽絕陰。有夜而安靜之異。況未至厥逆。其方亦藥單捷而劑小。蓋單味則其力專一。可以奏效于咄嗟。而劑小則不足以對大敵矣。其病重而來緩者。屬茯苓四逆湯。何則。云病仍不解。蓋是緩詞。其方亦藥重複而劑大。蓋重複則其力泛應。少直搗之勢。而劑大則可以迴倒瀾矣。芍藥甘草附子湯。互舉于兼變中。又甘草乾薑湯。為虛寒輕證。亦列在兼變中。○茯苓前輩稱為益陰。愚謂滲利之品。恐無其功。蓋脾胃喜燥而惡溼。其燥必煖。陽氣以旺。其溼必冷。陽氣以衰。水穀於潤。津液不行。苓之滲利。能去水溼。此所以佐薑附。以逐內寒。與理中之

其理相近矣。傳變無專表寒者。傳變必經表熱。直中麻黃

附子證。或差其法。必為裏寒。如太陽中篇四逆湯證。

是也。此條周氏注為優。又曰。若不差。必曾服汗藥矣。亦似是。蓋雖列太陽中。實係少陰。顧是其初發

熱頭痛。脈反沈者。麻黃附子二湯。所宜酌用。而醫失其法。故至身體疼痛。其證始與附子湯相同。而用四逆者。或是以其既經誤治。陽虛殊甚。而更有厥冷等證耳。三陰無頭痛。是就經絡而言。戴原禮既辨其非。正法。頭痛固有因陰寒上冲者。此即是已。又其上條四逆。桂枝先後證。謂表裏異病者。此條謂虛寒似表熱者。其意互發。陽明篇小柴胡。亦有其例。要之至病重者。則直中傳變證

治無二。俱皆以脈微細沈。心煩欲寐。自利而渴。此渴

脫之故。程氏謂厥冷外熱等。為其正證。而四逆湯。以

上熱者誤矣。傷寒論述義卷二 存誠藥學書

溫經回陽實係對治。

本病僅以脈微細但欲寐為提綱。四逆所主於本篇則唯是脈

沈與鬲上有寒飲乾嘔者二條已。然其證候散見各條。則宜會而通之。如四逆湯實是溫補諸方之祖。其

為少陰正治。誠不待辨焉。○陶隱居曰。附子烏頭若干枚者。去皮畢。以半兩準一枚。按半兩充今一分七

釐。四豪比他藥殊輕。陶說可疑。其重一等者。通脈四逆湯證是也。下

利甚者。更溫其內。白通湯證是也。而重一等者。加猪

膽人尿。加猪膽湯。成氏注以反治非是。蓋加猪膽之

意。通脈四逆加猪膽湯。吳氏注尤為切實。其

用尿者。亦可類推。又猪膽汁或急遽難辨。所以有若

無膽亦可用之語。不必所重在人尿也。○陶隱居曰。除青葱白。此少陰病要領也。四逆變方。更有如當歸

湯之兼救胃皆在本病亦可酌用也。此他有兼水

氣者。真武湯證是也。

此條既曰自下利。而又曰或下

下。疑脫不字。此說是。曰小便利。曰或小便不利。其例

一也。○程知論附子生熟。本于張兼善。蓋此方證不

似。四逆證之陽脫。故附子炮用。有兼寒逆者。吳茱萸湯證是也。欲死

不過形容煩躁之狀。與奔豚病發作欲死復還止。同

語例。陶隱居曰。吳茱萸一升者。五兩為正。○肘後療

卒厥。上氣淹淹欲死。此謂奔豚病。於本方去大棗。加

桂。半夏。甘草。并氣。湯。治胸中積冷。心

嘈煩滿。汪汪不下。飲食。心。胸。應。背。有大腸滑脫者。桃

花湯證是也。按裏寒。便膿血之機。蓋自下利數日。大

日。血滲入於腸。腸虛則泄。故為血痢。可以見也。錢氏

謂大腸傷損。恐無其理。又便膿血。非真有如腸癰之

膿。血雜下。蓋腸垢與血同出者。巢源痢候有膿涕。及

白膿如涕語。可徵。○按此三證。雖有所兼。然不外于

虛寒故敢至其變則有變為陽者或自表寒此出臆揣蓋表

寒而陽鬱于裏之人其始得邪為直中輕證而及其

傳裏變為熱候是也但表寒裏熱理似可疑然附子

瀉心湯證固為表陽虛而裏有熱者其機與此相近

堅嘗見數人冬月薄衣犯寒始得麻附細辛湯證用

之五六日變為胃實與以承氣而或自裏寒亦出臆揣蓋病

未篤而溫補過甚或陽既復而仍用薑附遂生開熱

者是也孫兆曰有本是陰病與溫藥過多致胃中熱

實或大便秘有狂言者而熱壅半表裏者四逆散證亦宜下也可以徵焉

是也此證不用小柴胡者以其壅鬱非枳實芍藥不能開洩不用大柴胡者以胃無實結蓋邪壅半

表裏而為厥者何啻少陰變來其揭胃家熱實者大

承氣湯證是也郭雍有初與四逆後用承氣按及孫

氏所云即此也以愚測之此證自表

寒變來者為多如裏寒者政使溫補太過恐不遽變

為胃實也周氏曰自利至清水而無渣滓明係旁流

之水可知痛在心下且乾燥其燥屎攻脾而津液

盡燦又可知矣故當急下以救陰津此解頗妥中西

惟忠口自利清水之清當與清穀清而飲熱相併者

之清均為圖字看始與色純青文順

豬苓湯證是也更出兼變熱併而分者飲邪搏聚及飲熱相併者及飲熱相併者及飲熱相併者

而可刺證是也熱在膀胱即熱結下焦之義不是斥

然則便血亦大便而明矣○陰之變陽王履既曰或

有直傷即入而寒便變熱及始寒而終熱者其言雖

是猶未明豈如注家傳經熱邪之說則輯義既辨其

謬矣或以為本篇熱證本係陽病不必自變成以其

相似仍對示之耳然以承氣三條言之如口燥咽乾

自利清水猶可云爾至腹脹不大便則少陰豈有此

證其說有變為厥陰者蓋少陰之極更有一端有陰

不可從

陽俱敗。以就暴脫者。有下利。亡陰。而孤陽上燔者。如心中煩不得卧。咽痛咽瘡。並係上焦燥熱。故黃連阿膠猪膚苦酒諸湯。皆為潤法。蓋病既涉厥陰者也。此實

懸料之言。然此諸方證。皆以潤為主。不似變陽諸證之必要清涼者。知是亡陰虛燥。稍近厥陰矣。醫學讀書記曰。少陰陽虛。汗出而厥者。不足慮也。若并傷其陰。則危矣。是以少陰厥逆。舌不乾者。生。乾者。死。斯言稍是。然似不知少陰之變為厥陰者矣。黃連阿膠湯與梔鼓一類。然此以潤為主。蓋以非邪熱壅鬱故耳。程氏曰。少陰之有咽痛。皆下寒上熱。津液搏結使然。無厥陰撞氣。故不成痺。但視氣勢之微甚。或潤或解。或溫。總不用著涼藥。此說頗當。蓋治咽諸方。要是治標之法。已又勞瘵病極為咽痛。其理則一。徐大椿注苦酒湯曰。疑即陰火喉癰之類。為當。○猪膚諸說不一。按儀禮聘禮。膚鮮魚鮮。腊設扁鼎。注曰。膚。豕肉也。

唯燻者有膚。疏曰。豕則有膚。豚則無膚。故士喪禮。豚皆無膚。以其皮薄故也。又禮記內則疏曰。麋膚魚鱸者。麋膚。謂麋肉外膚。食之以魚。醯醢之。今合攷之。則膚是為肉之近外。多脂者。古義了然。無庸別解矣。又錢氏以熬香屬猪膚。誤。○苦酒湯。刀環。刀。即古錢。今猶傳世。其形狹長。柄端有環。以安雞卵。甚適好。

述厥陰病

厥陰病者。裏虛而寒熱相錯證是也。其類有二。曰上熱下寒。曰寒熱勝復。其熱俱非有相結。而以上熱下寒為之正證。提綱所揭。其義可見也。蓋物窮則變。是以少陰之寒極。而為此病矣。其機既詳。然亦有自陽變者。少陽病誤治。最多致之。以其位稍同耳。少陽邪壅胸脇。

本病熱在上焦柯氏曰少陽咽乾即厥陰消渴之機胸脇苦滿即氣上撞心之兆心煩即熱之初不欲食是饑不欲食之根喜嘔即吐虵之漸故少陽不解轉屬厥陰而病危厥陰病衰轉屬少陽而欲愈如傷寒熱少厥微指頭寒不欲食至數日熱除欲得食其病愈者是已此說稍當蓋平素陰虛上盈下虧者多遽變厥

夏有自陽明病過下者開于陽明病中又麻黃下寒而云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則可知陽證過下變為厥陰蓋彼條其方可疑其證不可疑矣其為

證也消渴氣上撞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者上熱

之徵也氣上撞心者邪火上迫所為心中疼熱者懊

中雖饑不欲食瓜蒂散證亦有饑不能食則吐虵下

食蓋涎與熱其因雖異其情則相似

食則吐虵下

之利不止者下寒之徵也謂熱在上焦而中焦下焦

謂熱在上焦而中焦下焦

謂熱在上焦而中焦下焦

謂熱在上焦而中焦下焦

謂熱在上焦而中焦下焦

謂熱在上焦而中焦下焦

謂熱在上焦而中焦下焦

謂熱在上焦而中焦下焦

謂熱在上焦而中焦下焦

謂熱在上焦而中焦下焦

謂熱在上焦而中焦下焦

謂熱在上焦而中焦下焦

謂熱在上焦而中焦下焦

謂熱在上焦而中焦下焦

謂熱在上焦而中焦下焦

謂熱在上焦而中焦下焦

者故治法以溫涼兼施為主如烏梅丸實為其對方

吐虵之機從欠詳釋以意揣之虵去寒就溫故上入其膈虵在膈故心煩然膈上非虵宜久留之地故旋

虛寒無熱耳是也金匱溼病有丹田有熱胸上有寒

之語先君子錯易寒熱字為之說曰巢源有冷熱不

調候云陽并於上則上熱陰并於下則下冷而無上

冷下熱之證其故何也蓋火性炎上水性就下病冷

熱不調則熱必浮于上寒必沈于下是所以無下熱

下于胃故須與復止胃陽無權雖得食徒增濁壅故
 嘔而虺亦隨動故又煩也虺聞食臭出者言虺為食
 入而不安其所復出上膈乃勢不得不從嘔而出此
 所以其人當吐虺也再按得食似非謂食畢之後或
 是及稍下筋則嘔又煩也此為虺聞食臭而上出于
 膈之故驗之病者往往為然上說未必是然提綱有
 食則吐虺之語姑兩存之○陶隱居曰椒去實於鎗
 中微熬令汗出則有勢力又當歸本草稱溫中而古
 方多用散寒蓋此方所用亦取溫散且本病虛燥特
 用薑附始畏其僭故更配參歸是潤養之功亦自寓
 其中

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亦宜適用矣

此條不必謂本病正

證然其方固清上溫下故用治本病屢見應驗喻氏
 曰本自寒下是其人之平素胃寒下利也張氏曰本
 自寒下其人下虛也並似未穩要其譌脫不得強解
 然大旨不過本是胃虛膈熱醫誤吐下故熱搏于上
 而冷甚于下也醫復吐下之復當為反義讀黃元御
 曰本自內寒下利醫復吐下之中氣愈敗寒邪阻隔

胃氣更逆脾氣更陷吐下不止若食方入口即吐者
 是中脘虛寒而上焦有熱宜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
 乾薑人參溫補中脘之虛寒黃連黃芩清泄上焦之
 虛熱也此說稍妥又黃仲理曰翻胃之初亦可用止
 逆而和中也柯氏曰凡嘔家夾熱者不利於香砂桔
 半服此方而晏如○更有上熱下冷輕證出兼變熱
 鬱又滯下勞瘵痘疹等其病之極為上熱下冷者多難治
寒熱勝復者其來路大

約與前證相均而所以有勝復者在人身陰陽之消

長與邪氣之弛張耳

本篇第九條汪氏注以寒熱勝復證分為自愈陽脫陽復不及

陽復太過四等始為詳覈魏氏則哂程氏勝復之說
 多見其不知量矣張兼善曰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
 生此陰陽推盪必然之理也易云窮則變窮者至極
 之謂也陽至極而生陰故陽病有厥冷證陰至極而
 生陽則厥逆者有發熱之條凡言厥深熱亦深者乃
 事之極而變之常亦篤論也○第七條錢氏補復發

熱三日利止七字其說甚精或曰按上下文不必補而義自通何者云厥反九日而利故承以凡厥利者云云文脈相連接蓋食以索餅而熱來者必在厥九日之後是一日後日脈之即指其翌是一日旦日夜半愈是一日併為三日故下文結云復發熱三日併前六日為九日也果如錢言則冒首至三日利止自為一截殊覺語意重複此說或有理按此證食索餅後分為三證一為不發熱而自愈此胃氣有守不為食而泄能食乃為佳兆一為除中暴熱來出而復去一為熱來而續在者錢注欠瑩故輯義引汪魏以糾補之尤氏曰不發熱不字當作若謬矣○第十條厥者必發熱程氏曰厥必從發熱得之恐不然軒熙曰本經必字多預決定日後之辭此言為是蓋此章言熱伏于內而厥見于外之證或有前厥者是熱先鬱裏後日必熱發于外或有前熱者是熱先外達後日必熱閉于內而厥矣必發熱後必厥二句是雙關法且既言厥當下之則此厥明屬熱鬱所其證厥熱各致實以外厥之微甚卜裏熱之淺深也

發不一時相兼故治法方其發熱則用涼藥方其發

厥則用溫藥調停審酌始為合轍倘失其機必為偏

害矣秦氏傷寒大白曰厥少熱多熱不除必便膿血

喻氏曰按厥陰篇中次第不一有純陽無陰之證有純陰無陽之證有陰陽差多差少之證大率陽脈陽證當取用三陽經治法陰脈陰證當合用少陰經治法厥陰病見陽為易愈見陰為難痊據喻此說本篇清涼諸方恐其為陽勝而設溫補諸方為陰勝而設也唯中間有不必係本病者豈不過以類隸之乎○當歸四逆湯條錢氏柯氏注固是或曰此條之厥當厥熱勝復之厥蓋其寒本輕但一時血氣不通仍致厥寒而亦有熱伏于內故用薑附則恐後日有喉痹口爛便膿血等之變此所以別立一方主治之也此說難從又程氏曰血虛停寒不特不可下也并亦難用溫蓋慮薑附輩之僭而燥也須以溫經而兼潤燥

和陽却兼益陰為治。周氏曰：至通草本經稱其通利九竅及血脈關節，則諸藥亦得通草之功，破阻滯而散厥寒矣。兩說亦失當。姑錄備攷。

此厥陰病要領也。仲景舉死證者，陰反少，此理甚妙。人身以陽為重，厥陰則寒熱相錯，用藥有所顧忌。然比之少陰之純寒，猶有陽存耳。周氏載陳氏少陰厥陰之辨，其說欠覈，故不錄。

要之上熱下寒，與寒熱勝復均無所傳，其唯陰陽和平，病當快瘳焉。

傷寒論述義卷第二 終

傷寒論述義卷第三

丹波元堅 學

述合病併病

合病併病者，表裏俱病是也。方其感邪，表裏同時受病者，謂之合病。表先受病，次傳于裏，而表邪猶在者，謂之併病。合病則劇，併病則易。此合併之略也。

此本氏諸家所論，多失穿鑿。徐大椿曰：同起者為合病，一經未罷，一經又病者為併病，亦為約當。張介賓曰：今時之病，則皆合病併病耳，可謂概論矣。

合病總有四證：曰太陽陽明，曰太陽少陽，曰少陽陽明，曰三陽是也。太陽陽明者，

熱盛于表而勢迫及裏裏氣擾動下奔則利上逆則

嘔治發其表則裏隨和矣此證蓋不胃實候見者其稱陽明唯是指裏氣擾動

而言方氏曰不下利乃對必自下利而言兩相反之詞所以為彼此互相發明斯說似妥又此病邪熱頗

劇裏氣隨擾蓋自非表實不至如此是所以不用桂枝湯或下利或嘔氣機稍從內而泄是所以不用麻

黃湯是以特有取于葛根乎○汪氏曰成注裏氣虛即為不和不可作真虛看又曰成注云裏氣上逆而

不下者但嘔而不下利愚以裏有喘而胸滿者亦不其人胸中必有停飲故也

過表實裏壅也中西惟忠曰此雖邪實于胃先發其表然後下之者也存參太陽

少陽者太陽為輕而少陽為重故治取清熱通壅蓋此

證不敢用柴胡者以病勢下迫邪不陽明少陽者少

必鬱本位多用芍藥者亦取通壅也

陽邪輕而陽明病重所以下利者猶是熱結傷流故

治宜快藥攷經文似不必主大承氣然此三證者兩

位之病不相均齊故施治責其所重也軒邨曰疫毒痢證治不外

于合病下利之機善廣其趣則不假他求而左右逢原此言誠發千古之祕蓋本病亦參疫痢之理則其

義更昭矣唯合病必更有數證今大抵以下利為的愚未達其故且俟後攷三陽合病者

其證有二其一周身熱熾邪聚于陽明者為多故主

以白虎陽明篇所其一邪聚于少陽者為多少陽篇所

也此說本于尤氏曰此條熱之聚於少陽者視太陽陽明較多矣設求治法豈白虎湯所能盡哉攷錢氏

主以白虎故尤有斯言愚意恐是小柴胡加石此他

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與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證候恰合。而實係三陽合病。據其脈候。則專于表者

也。陽明中風。脈弦浮大。亦是三陽合病。而始專于少

陽者也。此合病要領也。素問所謂兩感。即三陽合病。已朱氏以太陽中篇四逆桂

枝條。附奏為說。殊屬深誤。故劉完素趙嗣真既有詳辨。宜閱。三陰病。則其機雖各

異。而其位相同。此所以無合病也。麗氏曰。三陽皆有合病。惟三陰無合

病。此語為然。而李梴醫學入門非之。反謬矣。併病。僅有二證。曰二陽。曰

太陽少陽。是也。二陽者。太陽病發汗不徹。邪氣進入

陽明。而表證仍在者矣。治法先解其表。表解已而攻

其裏。此條竊有所攷。今陳于左。曰。此當作三截看。蓋示二陽併病。其等不同。條首至此。可小發汗。

是一截。此邪既屬裏。而表僅存者。故須小發汗。設面色緣緣正赤三句。是一截。此表熱鬱甚。故裏氣益壅。

相併以為面赤。陽明篇所謂面合赤色者。即一類已。然此他見證。必有數端。殆意寓言外也。熏法。陳廩丘

張苗並謂連發汗不用之。是在汗法中最緊。乃其病之重可見矣。若發汗不徹。至條末。是一截。此比前

證稍輕。不足言。猶未至言。與腹滿不減。減不足。言同義。此三字。當接下文為十字一句讀。上文在表二字。

玉函作不得越。以可互證。但煩躁之狀。似病稍重。然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恐未必煩躁。擾之謂。嘗療一

人。失汗表鬱。兼以胃實者。胸腹攪刺。走注不定。正與此證吻合。汪氏曰。短氣者。邪熱壅而氣促急也。但坐

者。不得卧也。汗出不徹。營氣不得條達。則脈澀。條辨以澀脈為虛。解大誤。此說是也。此三等證。強擬其

方。則小發以桂枝解之。據程氏用大青龍發汗。據龐氏以麻黃而可歟。如陽明篇之桂

枝麻黃二條。及桂枝承氣條。亦是此證。其治則先表後裏之法也。太陽少陽者。其二條俱用刺法。而其一條為誤下結胸。然如柴胡桂枝湯。實其正方。而柴胡桂枝乾薑湯。其有所兼者也。少陽與陽明併病。則無見其稱。然大柴胡湯。為其對方。而柴胡加芒消湯。其奇治也。如陽明病發潮熱。大瘰瘡云云。小柴胡湯證。亦即是已。此條是胃實。而邪猶存少陽者。其次條是少陽而似胃實者。兩條對示。乃與太陽中篇四逆條同例。此併病要領也。三陰無併病。理同合病。唯如太陽厥陰之桂枝四逆各施。及太陰之桂枝證。即是

表熱裏寒相兼者。始併病之變局乎。

鄭端友全嬰方論論痼有半陰

半陽合病。即言寒熱相兼者。○按表裏兼證之治。表熱裏寒。則先裏而後表。何也。先實裏者。恐脫候候全。邪亦從陷也。裏既實。而從事于表。亦不為遲。設先救表。則虛耗之陽。隨汗益奪。豈望邪氣外散耶。表熱裏實。則先表而後裏。何也。先攻表者。恐表邪併入。裏熱壅重也。表既解。而從事于裏。亦不為遲。設先攻裏。則胃空邪乘。遂為壞病。豈望邪氣內解耶。此仲景之明律也。○六病正證之外。有表裏證者。如葛根芩連湯。五苓散。桂枝人參湯等證。其類甚多。然回謂之併病。仍不列于此。

述溫病風溫

溫病者。熱結在裏。表裏俱熱證。是也。即陽明病之一

證。此病前注為內經溫病之義。間有謂為白虎證者。猶與彼強合。特王氏柯氏以為傷寒中之一證。惜

辨徵不覈。今因演其說曰。內經所謂溫病者。冬傷於寒。寒邪內伏。得春溫而方發之謂也。本經三陽三陰。及中風傷寒等。其名則取之素難。而其證則自異。豈特至溫病。既取其名。又併其證。而取之乎。況全經本不有從。時分病之說。則仲景所謂溫病。為傷寒中之。一證明矣。且攷素問瘧論。以先熱後寒。為溫瘧。而仲景則以身無寒。但熱為溫瘧。以其有骨節疼痛。故加桂枝於白虎湯中。以清裏發表。可見溫病之溫。與溫瘧之溫。均是熱盛之謂矣。溫熱互稱。猶冷與寒。素問春必溫病。靈樞論疾診尺篇。作春必生痺熱。太素作春乃病熱。又評熱病論。其首節。說病溫陰陽交。而倉公傳則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又刺熱病有五十九穴。而叔和則曰。治溫病刺五十九穴。許氏說文曰。熱溫也。並可以徵焉。此條冒頭三字。蓋揭示來路者。曰渴。日不惡寒。俱是表解而裏熱之候。則發熱。其初太陽翁翁之熱。而今為陽明蒸蒸之熱。然則與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有何差別。愚故以為溫病。即白虎證之稱謂也。○溫病條列之太陽者。亦猶小柴胡之例。然其

非表證。而敘在篇首者。豈叔和據五十八難。徒執其名。以與中風傷寒。相為排比者歟。傷寒例第一節。辨列傷寒溫病暑病等。其意可知矣。愚固不欲其來必議。撰次之得失。特於此條。則不能無疑也。

自太陽如少陽。其自少陽。所謂服柴胡湯已渴者。寓

偶擾而邪氣乘入。進勢殊急者。今多見之。經所云。恐其機也。然亦未能無因。誤治而致者也。而毒

邪暴進直陷入裏。內灼外熏。勢如燎原。故其脈浮滑

洪大。吳醫彙講。薛雪曰。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裏有

寒。寒既病而為熱矣。則體用皆熱也。漢之文法如此。是說。蓋本諸方氏。又活人書。改作表裏有熱。而郭氏從之。汪氏亦曰。斯言乃為定論。然未免臆。其證蒸蒸

發熱。自汗出。心煩大渴。白虎加人參湯。及五苓散條。所言煩渴者。參自餘諸條。蓋

煩而渴之謂成氏。舌上乾燥。欲飲冷水。然不有燥尿。以為熱渴。似不安。

搏結。唯是胃家焦燥。因立白虎湯。以清涼之。愚嘗謂此湯妙

在粳米。何也。凡物不慣于胃者。金石為最。物慣于胃者。莫如米穀。今用極不慣者。故配以極慣者。使其不

損中土。如竹葉石膏湯。桃花湯之粳米。厚朴麻黃湯之小麥。消石礬石散之大麥粥汁。皆是也。詳義見拙

著藥治通義第十卷。又石膏一斤。碎下。當補綿裹二字。厥陰篇方中有之。陶隱居曰。凡湯酒膏中用諸石。

皆細擣之。如粟米。亦可以葛布篩令調。並以新綿別裹內中。如其自太陽誤汗吐

下。而加液乏者。加人參以滋養之。或曰。加人參湯證有二。其一。本方證

而更液乏者。其一。液雖不乏。其病稍輕。不耐本方者。佐人參以調停之。未知是否。又千金外臺加人參諸

條。一用本湯。恐非是。但白虎脈證。略于本湯。而反詳于加人參湯。殆不無疑也。○太陽上篇加人參條。汪

氏曰。此條當是太陽證罷。轉屬陽明之證。其不入陽明篇者。以其服桂枝湯後之變證。且與上條脈證相同。但加煩渴。用藥霄壤。前賢設其失治。則胃津枯竭。遂不可救。其變或為胃實。而不敢為陰證也。白虎承氣之別

在實之有無。則似不宜變為彼證。然在今驗之。往往有之。況三陽合病。既有腹滿讞語。則其理可見也。

風溫者。溫病之類證也。據脈陰陽俱浮。則似表有

邪者。其證與三陽合病相近。治法亦恐白虎所宜也。

此條難解。程氏注於文理為順。然愚竊有疑。何則。表裏熱盛。倘誤汗之。必大傷津。恐不更至陰陽俱浮也。成氏以為傷寒發汗之後。方知其風溫。是似於病理為順。今就其義別發一說。此言太陽病發汗。當解不解者。不特表有邪。而裏既有熱。其稱之風者。猶風家風溼之風。即表有邪之謂。然則風溫為溫病之兼表

者故一條中併論之然不啻汗後知之自有認得真的故下文先揭風溫為病一句而盡其證若被下若被火從程氏則是係溫病誤治從成氏則是係風溫誤治未審何是又成氏曰先曾被火為一逆若夏以火熏之是再逆也蓋本于玉函程氏則以若火熏之謬為體如煙熏故以一逆再逆為汗下等之誤治又汪氏疑小便利字然太陽中篇有欲小便不得反嘔欲失溲之文蓋同例也又此病謂與三陽合病相近者何也彼曰脈浮大上關上此曰脈陰陽俱浮彼曰若自汗出者又曰目合則汗此曰自汗出彼曰身重難以轉側此曰身重彼曰但欲眠睡此曰多眠睡鼻息必鼾彼曰口不仁此曰語言難出彼曰遺溺此被下曰失溲但彼兼胃實故有腹滿讖語其他則證證相合如此殆一病而異其名者耳義出蠡見姑錄俟識者○總病論病人素傷于風至醫殺之耳本出玉函脈經不可發汗病中風溫之為病云云全取千金方但千金作溫風之病溫風二字蓋錯

傷寒論述義卷第三 終

